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考 信 錄

(四)

崔 述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考 信 錄

(四)

崔述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洙泗考信錄卷四

歸魯下

春西狩於大野。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。以爲不祥。以賜虞人。仲尼觀之曰。麟也。然後取之。左傳哀公十四年有以告者曰。有麋而角者。孔子曰。孰爲來哉。孰爲來哉。反袂拭面。涕沾袍。曰。吾道窮矣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世衰道微。邪說暴行又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。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。作春秋。孟子

按春秋終於獲麟。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。故次之於此。先儒或謂文成致麟。然麟至見獲。非瑞乃災。其說非是。杜氏以爲感麟而作。作起獲麟。則文止於所起。似矣。然二傳皆未嘗言。故今亦闕之。世家載孔子之言云。弗乎弗乎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。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。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。其言似急於求名者。殊失聖人之意。今不取。

〔備考〕春秋古經十二篇。漢書藝文志

〔附論〕孟子曰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。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。楚之檮杌。魯之春秋。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。其文則史。孔子曰。其義則某竊取之矣。○孟子曰。春秋。天子之事也。是故。孔子曰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○孟子曰。春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。則有之矣。征者。上伐下也。敵國不相征也。並孟子

胡氏安國云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。惇典庸禮。命德討罪。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。知孔子者。謂此書之作。遏人欲於橫流。存天理於既滅。爲後世慮至深遠也。罪孔子者。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。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。則戚矣。余按。孔子以東周之世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故修春秋以尊王室。故曰。自諸侯出。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。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。三世希不失矣。蓋位愈卑。則愈不可僭。況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。唐哥舒翰討安祿山。或勸之還兵以誅楊國忠。曰。如此。乃翰反。非祿山也。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。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。孟子曰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然後春秋作。天子之事云者。猶所謂王者之迹也。書。天子之事也。詩。天子之事也。乘。櫛。春秋。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。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。所關者天子之治亂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。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。故曰。天子之事耳。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櫛之比也。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。若僭其黜陟。卽可以爲天子之事。則吳楚之僭王。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。爲是說者。非止誣聖人。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。故余不得不辨。又按春秋傳。晉韓起聘于魯。見易象與魯春秋。曰。周禮盡在魯矣。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。但自東遷以後。時異勢殊。盟會擅於諸侯。政事專於大夫。一切戰爭弑奪之事。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。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。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。則其書法不合於周禮者。當亦不少。是以孔子取而修之。正君臣之分。嚴內外之防。尊卑有經。公私有別。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

待褒而自見。惡不待貶而自明。大義凜然。功罪莫能逃者。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。非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。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。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。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告於哀公曰。陳恆弑其君。請討之。公曰。告夫三子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。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告。不可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論語憲問篇

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。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。三。公曰。魯爲齊弱久矣。子之伐之。將若之何。對曰。陳恆弑其君。民之不與者半。以魯之衆。加齊之半。可克也。公曰。子告季孫。孔子辭退而告人曰。吾以從大夫之後也。故不敢不言。左傳哀公十四年

程子云。左氏記孔子之言曰。陳恆弑其君。民之不與者半。以魯之衆。加齊之半。可克也。此非孔子之言。誠若此言。是以力不以義也。若孔子之志。必將正名其罪。上告天子。下告方伯。而率與國以討之。至其所以勝齊者。孔子之餘事也。豈計魯人之衆寡哉。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齋而請伐齊。三則已告哀公。以義之當討矣。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。故復言此以釋其疑。非以力不以義也。哀公之所懼者不克。若不告以可克之故。尙何望哀公之肯討耶。程子未嘗詳釋傳文。但節其後數語。遽謂之以力不以義。不亦冤乎。孔子曰。暴虎馮河。死而無悔者。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者也。子之所慎。齋戰疾。聖人舉事固主於義。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。謀定而後戰。烏有舉數萬人之命。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。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。曰。今南方已定。甲兵已足。

當獎帥三軍。北定中原。若以程子論之。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。孟子曰。率其子弟。攻其父母。未
有能勝者也。又曰。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蓋義以民心爲主。故孔子以民之不與
言之。非論力。正論義也。況當是時。天子已微。自晉失伯以來。天下亦無方伯。與國如宋如衛皆不
足與有爲。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。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
爲以義。非獨迂於論事。抑亦疎於論義矣。此乃宋儒之失。非左傳之謬。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。疑
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。然與論語互有詳略。足相發明。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。未知孰是。故
並存之。

〔附錄〕哀公問曰。何爲則民服。孔子對曰。舉直錯諸枉。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。則民不服。論語爲政篇 哀公
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未聞好學者
也。論語雍也篇

〔附錄〕季康子問。使民敬忠以勸。如之何。子曰。臨之以莊則敬。孝慈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論語爲政篇
○季康子問。仲由可使從政也與。子曰。由也果。於從政乎何有。曰。賜也可使從政也與。曰。賜也達。
於從政乎何有。曰。求也可使從政也與。曰。求也藝。於從政乎何有。論語雍也篇 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
子對曰。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論語顏淵篇 ○季康子患盜。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苟子之不欲。雖
賞之不竊。同上 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曰。如殺無道以就有道。何如。孔子對曰。子爲政焉用殺。子欲善

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上同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，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蛇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？論語憲問篇○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，曰：某未達，不敢嘗。論語鄉黨篇

〔附錄〕孟武伯問孝，子曰：父母惟其疾之憂。論語政篇○孟武伯問：子路仁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：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；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；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論語公冶長篇

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，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，故並附次於請討陳恆之後。世家云：季康子問政，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枉者直。蓋采爲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爲康子也。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語相類而誤易之，則益舛矣。今不從。

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，而以哀公爲季康子，且遺不遷怒等三句。孫覺曰：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。余按此二章其文極相類，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。正如史記誤以舉直錯枉爲答康子語耳，不必曲爲之解也。傳曰：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。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記，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，必盡以爲二事，則泥古之過也。故今止載雍也篇文。

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。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。余按春秋之時風尙近古，以黍雪

桃必無此事。且此亦小事耳。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。況侍食於君前。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。此文本之韓非。非所引事初無實錄。姑妄言以爲說資者。此說尤陋。不足深辨。然家語亦采之。嗚呼。蓋亦無有不采者矣。

〔備覽〕恤由之喪。哀公使孺悲之孔子。學士喪禮。士喪禮於是乎書。

雜記。

〔存疑〕孺悲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。取瑟而歌。使之聞之。

論語陽貨篇。

按。儒悲果有過。孔子責之可也。若有大過而不可教。絕之可也。胡爲乎陽絕之而陰告之。有如兒戲然者。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。使悲果能聞歌而悔。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。使責之而竟不知悔。卽聞歌奚益焉。孔子於冉有之聚斂。弟子也。責之而已。於原壤之夷俟。故人也。亦責之而已。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。獨陽貨篇有之。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。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。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。故列之於存疑。

考終

戴記檀弓篇云。孔子蚤作。負手曳杖。消搖於門。歌曰。泰山其頽乎。梁木其壞乎。哲人其萎乎。子貢聞之。趨而入。子曰。子疇昔之夜。夢坐奠於兩楹之間。子殆將死也。蓋寢疾七日而歿。余按。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。大抵皆謙遜之辭。而無自聖之意。皆明民義所當爲。而不言禍福之將至。獨此歌以泰山。梁木。哲人自謂。而預決其死於夢兆。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。恐出於後人傳聞附會。

之言故不敢載。

夏四月己丑。

孔某卒。

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。

杜氏註云。四月十八日乙丑。無己丑。己丑五月十二日。日月必有誤。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。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。遞推而下。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。不知傳雖有此閏月。魯實無此閏月。己丑正當在四月也。何以明之。春秋之時。列國置閏互異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。蓋經本之魯史。傳采之周史。魯於六月置閏。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。何以明之。景王之葬。經傳皆在六月。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。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。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。王猛之居皇也。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。其入於王城也。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。其卒也。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。自六月以後。閏月以前。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。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。且以傳文考之。十二月有庚戌。閏月有辛丑。明年正月壬寅朔。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。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。日有食之。然則是傳之閏月卽經之十有二月。而周魯諸閏之不同。衆證明白。曉然而無疑矣。哀十二年傳云。冬十二月螽。孔子曰。火猶西流。司曆過也。是哀公之世。魯曆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。哀十六年。續經書云。正月己卯。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。衛侯輒來奔。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。蓋緣魯失一閏。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。傳採之衛史。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。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。魯不置閏之明證也。由是言之。續經

所書之四月卽杜氏所推之五月。此月正當有己丑。月日皆不誤矣。春秋中如此者甚多。不可枚舉。杜氏偶未深考。但以傳之日月爲據。經有與傳異者。於他國事則以爲從。告於魯事則以爲誤。所謂智者千慮。必有一失。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。故今仍從續經。周正之夏四月己丑。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。

年譜云。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。卽今之二月十八日。孔子卒。余按。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。注然杜氏之意。但以所推長曆未符。故疑乙巳二字相似而日或誤。不則月或誤耳。故曰日月必有誤。猶有闕疑之意焉。未嘗決以爲乙丑也。年譜公然僭改經文。以己爲乙。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。其意以爲言之不確。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。是以居之不疑。以欺後世。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。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。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。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。以成書也。昭昭然矣。年譜不知何人所撰。今見於闕里志。云出素王事紀。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。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。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。其亦可歎矣夫。

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。蓋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。今旣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。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。而索隱乃云。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。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。若二十二年生。則七十二。殊不可解。

孔某卒。公誅之曰。旻天不弔。不慙遺一老。俾屏余一人以在位。煢煢余在疚。嗚呼。哀哉尼父。無自律。左傳哀公

〔附錄〕子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恭而安。論語述而篇

○子之燕居。申申如也。夭夭如也。同上

戴記儒行篇云。魯哀公問於孔子曰。夫子之服。其儒服與。孔子對曰。某少居魯。衣逢掖之衣。長居宋。冠章甫之冠。某聞之也。君子之學也博。其服也鄉。某不知儒服。余按。此篇語夸而複。文淺而放。乃戰國之風氣。非春秋之語言。李氏固已辨之矣。孔子見君。自有大夫朝服。乃一定之制。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。且玩其語意。乃謂宋人冠章甫。魯人衣逢掖。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。不斤斤於禮耳。非謂一時兼用之也。後人合以爲一。反以爲孔子之禮服。誤矣。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。與此如出一口。蓋皆放蕩之士。疾世儒之拘謹。服儒衣冠。自命儒者。故爲是言以詆之耳。豈得以其託諸孔子。載諸戴記。而遂以爲實然也哉。今不錄。

〔附錄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論語子罕篇

○子不語怪力亂神。論語述而篇

家語云。齊有一足之鳥。飛集於公朝。下止於殿前。舒翅而跳。齊侯大恠之。使使聘魯。問孔子。孔子曰。此鳥名商羊。水祥也。童謠曰。天將大雨。商羊鼓舞。今齊有之。將有大水爲災。頃之。大霖雨。水泛溢。景公曰。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。余按。五石之隕。六鵠之退。春秋爲宋志之。左氏傳中神恠之事尤多。商羊之舞。春秋何以不書。左傳何以不載。自春秋來。大雨水者無慮千計。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。孔子之所以聖。以其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而傳道於萬世。不以小才小藝故也。卽以才藝

言之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太宰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子聞之曰。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。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。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。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。遂誤以爲搜神志怪之流。然國語猶頗徵引。往昔以附會之。而此則直以誦童謠之故。聖之嘻。亦陋矣。童子言之。孔子誦之。童子之智勝孔子矣。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。卜偃師已皆能誦童謠。以推未來之事。將皆得爲聖人乎。此乃無識之士妄撰。以見聖人之博。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。故今不錄。說並見後條下。

家語云。楚王渡江。江中有物。大如斗。圓而赤。直觸王舟。舟人取之。王大恠之。遍問羣臣。莫之能識。王使使聘於魯。問於孔子。子曰。此所謂萍實者也。唯霸者爲能獲焉。吾昔之鄭。過陳。聞童謠曰。楚王渡江。得萍實。大如斗。赤如日。剖而食之。甜如蜜。云云。余按萍實之事。荒誕不經。童謠之言。鄙陋可笑。春秋之世。不但無此等事。亦並無此等語。而世信之。何耶。童謠之占。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。皆附會耳。非實事也。然鸛鵲謠於文武之時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。人固莫之測也。漢唐以降。此類尤多。然千里草。桃李子。雨帝之屬。其文似皆別有所指。而好事者假借離合。以推之於時事。卽間有一二斥言者。亦終不甚了了。如天下皆謠者亦莫知其爲何應也。從未有明白切直。委曲詳盡。如商羊萍實之謠者。以童子爲無知而妄言乎。何以歷歷分明如是。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。已

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。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。且孔子適陳。偶耳。適陳而聞此謠。亦偶耳。假使孔子偶不過陳。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謠。不幾無以答楚王乎。他人適不聞耳。聞之復誰不能解者。亦不必爲孔子貴也。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。家語復增益之。是以其言益陋。今並不錄。說並見前條下。

〔附錄〕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論語子罕篇

○子之所慎。齊戰疾。論語述而篇

〔附錄〕子以四教。文行忠信。論語述而篇

戴記射義篇云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。蓋觀者如堵牆。射至於司馬。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。蓋去者半。入者半。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云云。蓋僅有存者。余按。論語云。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子曰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又曰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。故孟子曰。仲尼不爲己甚者。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。且如序點之言。好學不倦。好禮不變。耄期稱道不亂。此七十子之所難。而乃以責之衆人。信如是也。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。此必傳而失其真者。非孔子之事也。家語亦采此文。而又增以數語云。射既闋。子路進曰。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。孔子曰。能用命矣。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諢然。鄙哉。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。家語但增一語。卽未有不陋者。大率如此。故今並不錄。

韓詩外傳云。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郟。傾蓋而語。終日。顧子路曰。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。余按。程本子不見於經傳。孔子重之如此。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。何耶。子夏問孝。子曰。有酒食。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先生謂父兄也。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。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。亦必後人所撰。故今不錄。

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。何休公羊春秋序云。孔子曰。吾志在春秋。行在孝經。余按。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。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。非孔子所自爲書也。果孔子所自爲。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。其陋一也。經也者。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。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。自漢以後始有經名。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。藉令孔子之時卽有此語。亦止以經名詩。以經名書與易可矣。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。孔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聖人之謙也如是。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。其陋二也。中庸曰。君子之道四。某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。未能也。孝雖莫大於聖人。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。而乃曰吾行在孝經。其陋三也。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。故今不取。

〔補〕孔子生鯉。字伯魚。先孔子死。孔子世家

按伯魚先孔子卒。見於論語先進篇。與史記世家文合。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。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。而刪伯魚之年。傳信也。說見後顏淵條下。

戴記檀弓篇云。子上之母死而不喪。門人問諸子思曰。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。曰。然。子之。不使白也。喪之何也。子思曰。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。道隆則從而隆。道污則從而污。伋則安能爲伋也。妻者是爲白也。母不爲伋也。妻者是不爲白也。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。自子思始也。又云。伯魚之母死。期而猶哭。夫子聞之曰。誰與哭者。門人曰。鯉也。夫子曰。嘻。其甚也。伯魚聞之。遂除之。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爲伯魚。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。伯魚乃出妻之子。爲母當期而除。故孔子甚之。余按書云。觀厥刑于二女。詩云。刑于寡妻。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。邦古之聖人。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。孔子之聖。不異於舜文王。何獨不能刑其妻。使有大過。以至於出乎。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爲賢人。而不能教一妻。使陷於大過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皆中心悅而誠服。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。以自陷於大過。天下有是理乎。孟子曰。中也養不中。才也養不才。故人樂有賢父兄也。夫婦之道亦然。若無大過而輒出之。孔子之於夫婦。必不若是薄也。檀弓之文本不足信。而期而除喪。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。父在爲母期。孔子旣在。伯魚爲母期而除之。亦有何異。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。以蘄合乎喪出母之說。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。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。史記之誣且猶無之。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。至於道污則從而污之語。尤大悖於聖賢之旨。出母之稱。古亦無之。其非子思之言明甚。且其所稱先君子者。亦未明言其爲何人。後儒過於泥古。又從而附會之。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三世無母之事。伯

魚之母。出子思之母嫁。子上之母又出。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。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。抑爲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。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。且嫁而後美也。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無幾。而賢人之妻無聞焉。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。卽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。余寧過而不信。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。故今一概不錄。說並見後子思篇中。

〔附錄〕顏淵死。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子曰。才不才。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。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可徒行也。論語先進篇

按此文。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。家語乃稱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。伯魚年五十而卒。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。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。三十二而死。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。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。而豈不謬也哉。朱子或問云。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。以人情考之。不應如此。其說是矣。蓋伯魚年五十。先孔子卒之。文本出世家。家語見其然。故撰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。以合之。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。強取以附會之。是以勞而卒至於抵牾也。

〔備覽〕伯魚生伋。字子思。子思生白。字子上。子上生求。字子家。子家生箕。字子京。子京生穿。字子高。

子高生子慎。

世紀作謙字子順

嘗爲魏相。子慎生鮒。

世紀字子魚一字甲

爲陳王涉博士。死於陳下。

孔子世家

按自子上以後。下去漢世益近。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。故今附次於後。至於所記年幾何。

云者。必不能詳密如是。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。如前所辨矣。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。今并刪之。

遺型

孔子沒。三年之外。門人治任將歸。入揖於子貢。相嚮而哭。皆失聲。然後歸。子貢反。築室於場。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孟子

〔備覽〕孔子葬魯城北泗上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。因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。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頃。故所居堂內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。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。孔子世家

論衡云。孔子將死。遺祕書曰。不知何男子。自稱秦始皇。上我堂。踞我床。顛倒我衣裳。行至沙邱而亡。後始皇至魯。觀孔子宅。至沙邱而亡。余按。前知之術。聖人能之。而非所以爲聖人也。然所謂前知者。不過剝復倚伏之理。治亂循環之運。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。況爲祕書以遺後世。欲何爲乎。漢人好信讖緯。故其爲言如此。其襲聖人殊甚。良可笑也。

〔存參〕孔子之喪。門人疑所服。子貢曰。昔者夫子之喪顏淵。若喪子而無服。喪子路亦然。請喪夫子。若喪父而無服。檀弓

此篇後文又云。孔子之喪。二三子皆絰而出。羣居則絰。出則否。按旣云絰而出。又云出則否。語殊